

◎ 台港新派武侠小说精品大展

胡正群◎主编·周清霖◎策划

王者之剑

「剑圣」虞高武功盖世，积一生武学，著《剑经》一部藏于玄铁剑内，另有《剑经补遗》一篇刻石埋于「埋剑冢」。谁人只要得到这两部秘笈，便可修得天下无敌的武功，成为武林之王。武林中侠义派和邪恶派为争夺武学秘笈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易容



◎ 学林出版社

〔台湾〕易 容

王者之劍

冊

目 录

一	华门文氏.....	1
二	趁火打劫.....	15
三	遍地荆棘.....	31
四	奇耻大辱.....	44
五	明珠暗投.....	57
六	寒潭怪叟.....	71
七	困兽之斗.....	84
八	孤星血泪.....	97
九	苦心孤诣.....	112
十	扑朔迷离.....	126
十一	风波乍起.....	142
十二	天公绝人.....	157
十三	似水柔情.....	174
十四	曹州风云.....	190
十五	风起云涌.....	206
十六	聚英酒楼.....	223

2 王者之剑

十七	一战扬名	239
十八	身价百倍	254
十九	妾也有情	272
二十	疑云重重	287
二一	战火初燃	302
二二	千里南征	320
二三	故旧情深	335
二四	奇案迷离	353
二五	好事难谐	369
二六	能人迭出	383
二七	蚩尤七解	399
二八	神秘佳人	417
二九	古怪老妇	432
三十	人间仙子	452
三一	坎离剑阵	465
三二	王剑归来	480
三三	石梁之战	495
三四	老姬争雄	510
三五	母子重逢	525
三六	古洞风云	543
三七	古洞一日	558
三八	山雨欲来	575
三九	血战终宵	592
四十	各运机谋	608
四一	兵马结集	624
四二	枕戈待旦	637

四三	存亡大计	650
四四	熔炉炼剑	664
四五	香消玉殒	677
四六	剑圣虞高	689
四七	一波三折	703
四八	建醮大会	717
四九	异军突起	730
五十	阵前祭灵	745
五一	远走高飞	758
五二	尔虞我诈	770
五三	金剑之秘	782
五四	六龙剑阵	795
五五	金剑初现	808
五六	一战而决	824
五七	武林新局	840
五八	王者一剑	854
五九	独展神威	869
六十	新婚燕尔	883
六一	魂兮归去	895
六二	洛阳一小	907
六三	我为君狂	920
六四	郎心非铁	932
六五	警讯频传	944
六六	卿也堪怜	958
六七	贤妻良母	970
六八	釜底抽薪	984

4 王者之剑

六九	佳人蒙尘	994
七十	王剑换美	1009
七一	河上争霸	1022
七二	好事多磨	1036
七三	恐吓诈骗	1049
七四	险渡难关	1064
七五	转战千里	1078
七六	边荒一魔	1092
七七	剑经问世	1107
七八	奉命救美	1120
七九	吉凶难卜	1133
八十	阴火炼魂	1146
八一	四皓来归	1160
八二	细说前因	1172
八三	旷古奇人	1185
八四	力任艰巨	1198
八五	纷入宝山	1210
八六	自求绝艺	1224
八七	火中取栗	1239
八八	江湖一统	1253
八九	九曲宫现	1268
九十	武林至尊	1284

(附录)	易容武侠小说出版年表	1299
------	------------	------

三一 坎离剑阵

只听通天教主震声一阵狂笑，道：“华天虹休得鲁莽，你那一身武功，尚还闯不过本教主的‘坎离剑阵’。”

华天虹双眉一耸，晒然道：“‘坎离剑阵’？从未听人讲过！”

通天教主道：“你果真不服，也可见识见识。”

华天虹冷冷一哼，游目四顾，果然就这转眼工夫，八名红衣道僮已经散布开来，参差错落，环立四外，一个个横剑当胸，凝立如山，神情肃穆，气宇森严，确有一股凛然难犯的气概。

他久历艰困，行事日渐老练，这时审度形势，知道敌强己弱，妄逞血气之勇，只有自取败辱，自招杀身之祸。当下强抑怒火，转面朝白素仪道：“在下与通天教主有事交待，请姑娘先行一步。”

白素仪闻言一愣，沉吟半晌，低声说道：“我不急着离去，等你一道走吧！”

华天虹眉头一蹙，暗道：“唉！这位姑娘好生老实，强敌当前，还不急谋脱身之道……”

通天教主目光灼灼，暗暗打量二人，只见男的魁梧轩昂，仪表堂堂，女的温婉娇柔，美艳如仙，两人立在一起，一个英气逼人，一个艳光夺目，彼此辉映，神采尤甚，真是天造地设，冠盖人间的一对。

他看得眼热，羡慕之余，妒嫉之念大起，不禁阴沉沉一哼，道：“华天虹，你那父母以正派侠士自居，你投入神旗帮下，岂不玷辱门楣，为先人丢脸？”

华天虹冷然道：“华某独来独往，清清白白，既未投入神旗帮，也未加盟风云会……”

通天教主不待他将话讲完，将手一摆，道：“神旗帮威行七省，属下高手如云，你既不是神旗帮的部属，那就少管闲事，留下白素仪在此，独自去吧！”

华天虹浓眉一皱，惑然道：“怎么？阁下是要留难白素仪姑娘？”

他是正直英雄，在他想来，白素仪善良敦厚，与人无忤，与世无争，谁也没有与她作对的理由，通天教主竟有留难之意，实是大出他的意料。

但听通天教主嘿嘿一阵冷笑，道：“不必多言，本教主网开一面，放你逃生，你火速离去，否则七月十五的建醮大会之上，就少你这一份了。”

华天虹怒气陡生，道：“你枉为一教之主，华某……”

他突然感到，这通天教主初到时嘻嘻哈哈，似是随和玩世之人，此时却骄狂自大，目无余子，与先前判若两人，不由大惑不解，想不出个中的道理。

忽听白素仪道：“这位教主，我有事在身，无法耽搁太久，教主有何指教，请吩咐吧！”

通天教主目光一闪，道：“你刚刚不是讲过，你并不急着离去么？”

白素仪玉面一红，口齿启动，似欲言语，忽又心意一变，闭口不语。

通天教主冷冷一笑，目不转睛，凝注在她那美艳纯朴的脸上，缓缓说道：“目下群英并起，各图霸业，‘江湖三大’业已反目，任玄与你父亲本有嫌隙，如今翻脸成仇，彼此已成死敌，你的行藏已露，继续前行，必被风云会擒去。”

白素仪道：“多蒙教主指点，我小心在意就是。”

通天教主道：“风云会立意擒你，你纵然小心，也无济于事。”

白素仪道：“我奉有母命，务须赶往镇江拜谒家父，纵然要冒风险，也是义无反顾。”

通天教主哈哈一笑，道：“你虽甘冒风险，勇往直前，本教主却放心不下。”

华天虹听他言语拉杂，不伦不类，不禁怒哼一声，道：“通天教强敌压境，自顾不暇，你这教主倒为旁人的事操起心来，岂不可笑？”

通天教主目光一转，脸色陡然一沉，冷冷说道：“年轻小辈，知道什么？群雄逐鹿，各运机谋，任玄若是擒住了白啸天的女儿，正是人质在手，予取予求，何愁白啸天不俯首听命？事关通天教的安危，本教主岂能不管？”

华天虹暗暗忖道：“这话也有道理，风云会若能支配神旗帮，合两派之力以伐通天教，通天教想不土崩瓦解也不能了！”

只听白素仪道：“教主深谋远虑，小女子万分佩服，但不知教主之意，小女子该当如何？”

通天教主冷冷说道：“依本教主相劝，你就到我通天教作客，我派人通知你那父亲，要他前来接你。”

华天虹恍然大悟，不怒反笑，道：“好一个各图霸业，各运机谋！说来说去，原来你也在打如意算盘，妄想擒下这位姑娘，藉以挟制神旗帮主。”

通天教主双眉一扬，截口说道：“岂但如此，本教主还要连你一并擒下，藉以挟制你父母的那批死党。”

华天虹晒然道：“如果神旗帮主和咱们华家那批亲朋好友不肯就范，你又如何？”

通天教主冷冰冰地说道：“果然如此，你二人的性命休矣！”

华天虹敞声一笑，道：“这手段卑鄙下流，那任玄也未必有此打算，由此看来，通天教主又低一格了。”

通天教主道：“哼！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谁低谁高，岂能骤下断言！”

华天虹哑然失笑，道：“高论！高论！华某虽然不才，却也不愿束手就缚，教主划下道来，待我领教几招。”

通天教主轻轻一哼，道：“一教之主，焉能轻易出手！”抬起手中的玉柄拂尘，朝那批红衣道僮轻轻一挥。

华天虹浓眉一剔，哼道：“你真的相信，小小一座剑阵……”

但听一阵轻喝，惊芒暴闪，一片寒电般的剑幕，倏地涌袭上来！

华天虹虎目一闪，看那剑幕绵密异常，恍若一座寒光四射

的锦屏，来势如电，瞬眼涌到，剑影重叠，毫无破绽可乘，无可奈何，只有双足疾挫，猛向一侧闪去！

身形犹未站稳，突觉几缕冷风，蓦地袭近了腰后的大穴，赶忙一拧腰肢，运气挥掌，一招“困兽之斗”，反手拍击过去，挡住了那几缕近身的冷风！

白素仪立在一侧，忽觉一名红衣道僮骈指戳来，迫得娇躯电闪，匆匆跃避，展眼之下，两人陷于剑阵之内，与那八名红衣道僮激战起来。

华天虹甫接一招，险险落败，不禁暗自心惊，倍加警惕，这时左手以“困兽之斗”竭力守御，右手暗蓄内力，用那霸道绝伦的“袭而死”指力以备不测。

他武功已登堂奥，交手数招，即已看出八个红衣道僮，确是得了上乘剑术的诀窍，个个造诣不凡，单打独斗，已非等闲人物所能敌，合成这座“坎离剑阵”，其厉害之处，更是非同小可。

华天虹与白素仪陷身阵中，接战不久，同有应接不暇、措手不及之感，幸而对方意在生擒，紧要之际，俱是舍弃剑招，改以指袭，二人才得勉力支持，暂且未败。饶是如此，两人依旧手忙脚乱，不时陷于险境。

忽听通天教主高声叫道：“白素仪，刀剑无眼，你速即认败服输，免得有人留手不住，伤了你的性命。”

白素仪恍若未闻，仍旧在阵中闪展腾挪，封架不歇，力敌四面攻来的敌剑。

她的武功本来只有防守，在这阵中，倒是大见功效。华天虹却迥不相同，他那左手掌本是寓守于攻的掌法，怎奈这“坎离剑阵”变化玄奥，神奇莫测，阵法衍变之下，八柄宝剑

似狂风骤雨，千头万绪，无计其数。他竭尽全力，也不过堪堪自保，毫无还攻的余暇，右手那“蚩尤七解”的三招，在这快速激战之下，竟然无法与左掌配合，始终攻不出手。

展眼间，战况急转直下，但见精芒电射，剑气凌霄，“坎离剑阵”中一片闪掣不息、耀眼难睁的寒光，淹没了华天虹与白素仪的身形。

通天教主一旁督战，眼看胜券在握，不禁暗暗得意，但见白素仪美似天人，世间罕见，心头忽起绮念，忖道：“如此美人，百世难见，这华天虹也是可用之才，奇货可居，莫要一时大意，伤了二人，暴殄天物。”

心念一转，顿时身形一晃，闪入阵内，出指如电，倏地向白素仪点去。

白素仪早已应接不暇，通天教主出手，她哪里还能抗拒？只见人影一晃，“俞心”穴上一麻，娇吟一声，瘫软下去。

通天教主顺手一抄，搂住纤腰，将她挟住，拂尘一挥，朝华天虹迎面扫去。

华天虹勃然大怒，身形一侧，避开拂尘，猛然一掌劈去。

这一掌含怒而发，凌厉无伦，通天教主本来不易对付，但听一阵大喝，前后左右，俱是精芒耀眼的宝剑袭到，迫得华天虹撤招收势，疾往一侧纵去。

通天教主震声狂笑，倒转拂尘，闪电般的戳了过去，华天虹人未纵起，已被拂尘玉柄点上了穴道，双足一软，摔倒在地。

这都是转眼之间的事！夜风习习，残星闪耀，天色犹未破晓。

通天教主脸上，泛起一片兴奋的笑容，望一望臂中挟的白素仪，双目之内，不禁光焰一闪。

白素仪麻穴被点，浑身软绵无力，但她神志清醒，眼睁睁地被人搂在怀中，但觉羞愤欲死，欲哭无泪，只有紧紧闭住双目，玉靥之上青一阵，白一阵，暗暗愧悔。

华天虹倒卧地面，双睫微阖，冷冷睨视着通天教主。他怒火如焚，恨不得一跃而起，奋起平生之力，一掌击了过去，无奈穴道被制，有心无力，只好强抑怒火，只暗暗凝注真气，设法自解穴道。

忽听通天教主道：“华天虹，我听手下禀报，说你叱咤江湖，八面威风。依我看来，传言似有不实。”

华天虹双目一睁，淡淡说道：“杀刷任便，何必多言。”

通天教主一拂银髯，笑道：“本教主有点不解，你连我座下的几个童子也战胜不了，何以又能崛起武林、轰动一时？”

华天虹浓眉一皱，怒道：“士可杀，不可辱，你身为一教之主，不要失了身份。”

通天教主哈哈一阵狂笑，走上软兜坐定，将白素仪放在身侧，转面朝那手捧碧玉如意的道童说道：“将他的三阳大脉锁了。”

那道童恭喏一声，举步走到华天虹身旁，取出三根长约两寸的银针，插入华天虹的“俞户”、“俞鬲”、“七坎”三大穴，根根没入肉内，随即一掌，拍开他被点的穴道，手法熟练，认穴奇准，似是习之有素。

这三阳大脉被锁，真气无法凝注，内功形同乌有，任他绝世高手，也手无缚鸡之力。这道理知者甚广，但那银针锁穴的法门，却只有通天教主懂得。

华天虹试了一试，果然半丝气力也施展不出，不禁暗暗一叹，一言不发，静待敌人处置。

通天教主莞尔一笑，拂尘玉柄在软兜上敲了一敲，四个黄衣道僮立即将软兜抬起，霎时鼓乐声响，这奇异的队伍转向来路行去。

华天虹被两个红衣道僮搀住，随在软兜之后行走，胸头思潮起伏，回想着这一日的遭遇。

他心头暗想，今日晨间，自己还是玉鼎夫人座上的嘉宾，那时顾盼自雄，何等神气，午后……

想到海滨的一幕，眼前幻出一个白皙丰腴的胴体，他摇了摇头，心头泛起一阵羞愧的感觉。

想到玉鼎夫人，不觉目光一抬，朝软兜上的白素仪望去，发觉那通天教主侧着身子，目光灼灼，正在白素仪身上扫来扫去，看个不停。

倏地，他想起了金剑的事，暗道：“玉鼎夫人言道，那金剑分为雌雄两柄，雌的一柄藏在通天教主的宝剑之内……”

想到这里，不觉目光一转，朝右侧那红衣道僮的手中望去，那道僮双手捧住一柄乌鞘宝剑，一眼望去，色泽斑驳，古意盎然，不言可知，那是一柄神物利器，只不知金剑怎会藏在宝剑之内，通天教主本人何以又不知情？

随后，他想起了那白发皤然的灰衣老妇，想起她掌握自己的景况。

他暗暗忖道：“唉！我早该反省！说起品德，我不拘小节，行止有亏，说起武功，我就靠一招掌法，剑法撇在脑后，‘蚩尤七解’的三招指法也不练成，看看眼前……”

他愈想愈为愧悔，不觉汗流浹背。怎奈身已被擒，生死难测，前途茫茫，连改过做人的机会也没有。

正当他悔恨交集、苦思脱身之计，鼓乐之声忽然歇了

下来，抬眼望去，一座金碧辉煌，红墙绿瓦的道观耸立眼前，软兜正往观门之内抬去。

须臾，软兜在内庭歇下，通天教主步下软兜，道：“将这姑娘迎入‘养心殿’，将华天虹打入石牢之内。”

华天虹和白素仪闻言，不觉四目交投，相互望去，两人的目光都有焦急之色，口齿启动，似乎都有话讲，但那四个黄衣道僮抬起软兜就走，转眼即将白素仪送走，那两个红衣道僮则架住华天虹的膀臂，直向殿后走去。

这道观后院筑有一座石屋，乃是通天教主囚禁人犯的监牢，两个红衣道僮将华天虹送到，看守石牢的道人将犯人收下，打开重重铁栅，将他囚入了一间小小的石室。

这石室宽广不过八尺，四壁无窗，仅只铁门上开着一个碗口大的气孔，因而虽在日间，室中也昏暗无光，阴气沉沉，人在其中，恍惚是在地底。

只听一阵沉重的声响，室门已闭，华天虹环顾一眼，发觉室中空荡荡的，除了自己，连一草一木也没有，只得走到壁旁，席地坐了下去。

他暗暗想道：“只要拔出胸上的三根银针，谅这小小石牢囚我不住，只是……”

解开衣襟，伸手摸去，三根银针皆已没入肉中，若在平时，他只要功贯双指，按在银针两旁，那银针便会逐渐露出体外，此刻真气无法凝注，内功施展不出，那却无可奈何了。

他自言自语，喃喃说道：“可不要死在此处，那可太不值了！”

“七月十五，通天教做建醮道场，嘿！建醮大会！只有七八天了，那时各派碰头，冤家聚首，一言不合，便是血流

成渠，尸积如山的结局，如此重要的场合，母亲岂有不到之理……”

想起了母亲，他心内充满了怀念与感伤，求生之念也愈见殷切，只想早早脱困，好与母亲见面。

倏地，一阵铁栅启动之声传入室内。

一个念头闪电般的掠过他的脑海，他仿佛看到，云鬓高髻，长裙曳地的玉鼎夫人，正往此处匆匆赶来。

铁栅响了一次又一次，他的心越跳越急，渐渐按捺不住，似要跳出口来。

半晌，一阵飘忽的步履之声在门外停下，门上响起铁栅移动的声音。

华天虹朝门上小孔一望，未见有人，不由自主地问道：“谁？”

只听一阵阴沉沉的低笑，这笑声仿佛万丈冰窟下飘起的寒气，华天虹听入耳内，浑身汗毛直竖。

一忽，铁门敞了开来，一个束发背剑，颧骨高耸的道人，幽灵似的兀立在门外。

华天虹凝望片刻，忽然认出这道人来，不禁朗声一笑，道：“我道是谁，原来是红叶道长，失迎失迎！”

只听那红叶道人阴森森一哼，狞笑道：“华天虹，你也有今日？”

华天虹浓眉微皱，笑道：“何必今日往日，你有仇报仇，有怨报怨，尽管过来动手。”

红叶道人冷冷说道：“你口头硬朗，祖师爷动起手来，只怕你承受不起。”说话中，缓缓走了进来。

华天虹一瞧他脸上的神色，不禁暗暗一震，忖道：“此番

休矣！这老道势必杀我，再无疑义！”

他穴道被那三根银针钉住，武功施展不出，眼看大难临头，却无逃避之力。

原来红叶道人痴恋玉鼎夫人，怎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始终未达目的，待见玉鼎夫人对华天虹那般亲昵，不觉妒火中烧，嫉恨交集，迁怒到华天虹身上。再加华云施展“少阳罡气”，一掌将他震成重伤，至今未能痊愈。如此一来，使他将华天虹恨入骨髓，立誓将其置于死地。

只听呛啷一声龙吟，红叶道人执剑在手，双目之内，杀机四迸，狞声说道：“姓华的，你是愿死，还是愿活？”

华天虹双眉一扬，惑然道：“你明明要我的性命，怎么又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红叶道人嘿嘿冷笑，道：“你若要活，道爷也能留你一条生路，只是那条路狭窄得很，怕你没有魄力去走！”

华天虹心头大惑，道：“华某别无所长，就是有几分魄力，你且说说，那条路是如何狭法？但只可行，华某定然依你。”

红叶道人宝剑一颤，指定华天虹的脸面，狞笑道：“说来也不吓人。你若想活命，道爷就划破你这一张脸蛋，让你与苍髯客配成一对！”

华天虹脑海之内，泛出苍髯客那带着刀疤、恐怖慑人的面孔，不禁心头一寒，暗忖：“此事奇了，我这面容何以遭他之忌？”

突然心中一动，道：“啊！我明白了！”

红叶道人冷然道：“你未必明白。”

华天虹微微一笑，道：“你是私自到此，并未征得你们教主的同意，想要取我的性命，又恐你们教主不允，因而想出